

## 詩卷長留天地間

——記一個在海外默默耕耘的畫家

所謂鐘鼎山林，人各有志，正因為各人的觀點和目標不同，於是有各種生活情態在我們所見所聞中出現，在現時代下要想遯跡山林與世隔絕，固然是不可能的事，但不求聞達特立獨行之士，偶而還是可得其人。

畫友王子豪，字昌杰，早歲畢業於杭州藝專，三十八年來臺，任教師大藝術系，於五十三年和同學鄭月波、劉業昭聯袂赴美，初則合作，繼乃分道揚鑣各謀發展。昌杰曾在舊金山課徒年餘，不久遇見了原在臺北相識的李美佳女士，於互敘近況之餘，因李女士對美國情況了解較多，於是開始籌設畫廊於舊金山。商定中文名為嘉禾畫廊，因嘉與佳是諧音，禾與豪音相近，嘉禾，是大禾，有吉祥之意，英文名則是WGL Art Studio，用兩人姓氏的第一字母，簡譯是王李畫室。畫廊成立之後，他們兩人分工合作，李女士管理店面，接受顧客訂件，昌杰則在寓所負責繪製與裝潢，經過三年的奮鬥，逐漸打入了商場和建築界，才告穩定。迄今已有十七個年頭了。賣出的畫，在兩千件以上，分佈地區，美國最多，也有為歐洲、澳洲、加拿大等國的人士所購去的。

他們畫廊的作品，全部是昌杰一人的手筆，但畫上卻沒有畫廊的中文名或英文名，也沒有作者的署款，所有的作品都不著一字，僅在畫角蓋上一個「詩卷長留天地間」的篆字紅色印章，那就是他們出品的標誌。昌杰對於這樣的措施他有幾點見解：其一，他認為外國人懂得中國畫的是絕少數，一般人都是把畫作為裝飾品，所以他們買畫，往往是以能配合家裏裝潢陳設的色調為原則，對畫的本身優劣並不重視，既是裝飾品，那就是商品，商品祇要有一個標誌就夠了。不必鄭重其事的把作者姓名和製作日期記上去的。其次，藝術的價值，是在永恆，不在當時，唐宋流傳下來有許多傑作，畫上並未落款，仍為人們所激賞，反而言之，有些古畫，雖有作者姓名和製作時期，物幸而傳則法不足取，人們還是未加重視，這是證明藝術品能否為世推崇，是要由時間去考驗它，不是目前的事，所以對題款與否便不是必要的了。再次，這個印章的詞句是「詩卷長留天地間」，古人有「畫中有詩」，又有「畫為無聲詩」之說，那末這個印章蓋在畫上，似也於理不悖，因此也就順理成章的用到現在了。

關於這個印章，我去年赴美探親時又順道去訪晤他，就便向昌杰索取觀看，原來是一塊古色斑斕的上等名材，印文為文彭所刻，難怪有這樣古樸端穆了。按文彭為文徵明長子，字壽承，別號三橋，篆刻為一代宗匠，迄仍為世所重。此印雖有邊款，惜無年號，但到現在至少也有三百五十年以上的歷史了。這方印的所有人是李女士，她服務於臺北美國新聞處時，在一個集會中與該處處長交換禮物時所得到的。然而他們一直未加注意，等聞視之。所以我對昌杰說，不妨翻製一個鋁質印來代替，把原印保存起來，現在你們畫廊生意興隆，如再用兩千

次，印面將要磨損殆盡，豈不太糟蹋古物了嗎？不禁相對莞爾。

昌杰在自己畫廊所出售的作品，雖不落款，但他對繪製的態度，仍極認真，就我所見，可說都是筆墨清潤，法度嚴謹的，絕不以為反正是裝飾品就草率從事，而作廉值傾銷，這是他處世的原則，他認為做任何事必須心安理得。我感到他這樣默默在耕耘，既不以在海外宣揚文化自居，甚至連姓名也不寫在自己的作品上，而且在這卅餘年來，他僅在二十年前參加過一次藝專旅臺校友畫展，和幾次應邀展出作品於全國美展外，也不在國內外舉行個展以作自我宣傳，如此的不求聞達特立獨行，實令人衷心欽佩，於今之世，恐不可多得吧！

原文刊於中央日報，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九日